

中國古代短篇小說選

中國古代短篇小說選



河北大學
中文系
學報編輯部

目 录

沈小官一鸟害七命·····	(1)
金玉奴棒打薄情郎·····	(15)
李秀卿义结黄贞女·····	(27)
月明和尚度柳翠·····	(39)
明悟禅师赶五戒·····	(54)
闹阴司司马貌断狱·····	(71)
游酆都胡母迪吟诗·····	(87)
张古老种瓜娶文女·····	(100)
简帖僧巧骗皇甫妻·····	(117)
宋四公大闹禁魂张·····	(131)
李公子救蛇获称心·····	(159)
梁武帝累修归极乐·····	(168)
任孝子烈性为神·····	(189)
汪信之一死救全家·····	(205)
沈小霞相会出师表·····	(231)

附 录

一、《古今小说》原序·····	(263)
二、关于“三言”编者冯梦龙·····	(264)
三、《古今小说》的内容及其他·····	(266)

俞伯牙摔琴谢知音·····	(277)
庄子休鼓盆成大道·····	(289)
王安石三难苏学士·····	(300)
拗相公饮恨半山堂·····	(314)
吕大郎还金完骨肉·····	(328)
俞仲举题诗遇上皇·····	(340)
陈可常端阳仙化·····	(357)
崔待诏生死冤家·····	(368)
李谪仙醉草吓蛮书·····	(383)
钱舍人题诗燕子楼·····	(398)
苏知县罗衫再合·····	(406)

附 录

《警世通言》的内容及其他·····	(437)
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中国古代短篇小说选

古今小说

冯梦龙

沈小官一鸟害七命

飞禽惹起祸根芽，七命相残事可嗟。

奉劝世人须鉴戒，莫教儿女不当家。

话说大宋徽宗朝，宣和三年，海宁郡⁽¹⁾武林门外北新桥⁽²⁾下，有一机户，姓沈名昱，字必显。家中颇为丰足，妻娶严氏，夫妇恩爱。单生一子，取名沈秀，年长一十八岁，未曾婚娶。其父专靠织造段匹为活，不想这沈秀不务本分生理，专好风流闲耍，养画眉过日。父母因惜他一子，以此教训他不下。街坊邻里取他一个浑名，叫做“沈鸟儿”。每日五更，提了画眉，奔入城中柳林里来拖画眉，不只一日。忽至春末夏初，天气不暖不寒，花红柳绿之时。当日沈秀侵晨起来，梳洗罢，吃了些点心，打点笼儿，盛着个无比赛的画眉。这畜生只除天上有，果系世间无，将他各处去斗，俱斗他不过，成百十贯赢得。因此十分爱惜他，如性命一般，做一个金漆笼儿，黄铜钩子，哥窑⁽³⁾的水食罐儿，绿纱罩儿，提了在手摇摇摆摆，径奔入城，往柳林里去拖画眉。不想这沈秀一去，死于非命。好似：

猪羊进入宰生⁽⁴⁾家，一步步来寻死路。

当时沈秀提了画眉，径到柳林里来。不意来得迟了些，众拖画眉的俱已散了，净荡荡黑阴阴，没一个人往来。沈秀独自一个，把画眉挂在柳树上，叫了一回。沈秀自觉没情没绪，除了笼儿，正要回去，不想小肚子一阵疼，滚将上来，一块儿蹲到在地上。原来沈秀有一件病在身上，叫做“主心馄饨”，一名“小肠疝气”每常一发一个小死。其日想必起得早些，况又来迟，众人散了，没些情绪，闷上心来，这一次甚是发得凶。一跌倒在柳树边，有两个时辰不醒人事。

你道事有凑巧，物有偶然，这日有个箍桶的，叫做张公，挑着担儿，径往柳林里，穿过褚家堂做生活。远远看见一个人，倒在树边，三步那做两步，近前歇下担儿。看那沈秀脸色腊查⁵黄的，昏迷不醒，身边并无财物，止有一个画眉笼儿，这畜生此时越叫得好听。所以一时见财起意，穷极计生，心中想道：“终日括得这两分银子，怎地得快活？”只是这沈秀当死，这画眉见了张公，分外叫得好。张公道：

“别的不打紧，只这个画眉，少也值二三两银子。”便提在手，却待要走。不意沈秀正苏醒，开眼见张公提着笼儿，要闹⁶身子不起，只口里骂道：“老忘八，将我画眉那里去？”张公听骂“这小狗入的，忒也嘴尖！我便拿去，他倘爬起赶来，我倒反吃他亏。一不做，二不休，左右是歹了。”却去那桶里取出一把削桶的刀来，把沈秀按住一勒，那湾刀又快，力又使得猛，那头早滚在一边。张公也慌张了，东观西望，恐怕有人撞见。却抬头见一株空心杨柳树，连忙将头提起，丢在树中。将刀放在桶内，笼儿挂在担上，也不去褚家堂做生活，一道烟径走。穿街过巷，投一个去处，你道只因这个画眉，生生的害了几条性命。正是：

人间私语， 天闻若雷。

暗室亏心， 神目如电。

当时张公一头走，一头心里想道：“我见湖州墅⁽⁷⁾里客店内，有个客人时常要买虫蚁⁽⁸⁾，何不将去卖与他？”一径望武林门外来。也是前生注定的劫数，却好见三个客人，两个后生跟着，共是五人，正要收拾货物回去，却从门外进来客人，俱是东京汴梁人，内中有个姓李名吉，贩卖生药。此人平昔也好养画眉，见这箍桶担上，好个画眉，便叫张公，借看一看。张公歇下担子，那客人看那画眉毛衣并眼，生得极好，声音又叫得好，心里爱他，便问张公：“你肯卖么？”此时张公巴不得脱祸，便道：“客官，你出多少钱？”李吉转看转好，便道：“与你一两银子。”张公自道着手⁽⁹⁾了，便道：“本不当计较，只是爱者如宝，添些便罢。”那李吉取出三块银子，秤秤看到有一两二钱，道：“也罢。”递与张公。张公接过银子，看一看，将来放在荷包里，将画眉与了客人，别了便走。口里道：“发脱得这祸根，也是好事了。”不上街做生理，一直奔回家去，心中也自有些不爽利⁽¹⁰⁾。正是：

作恶恐遭天地责， 欺心犹怕鬼神知。

原来张公正在涌金门⁽¹¹⁾城脚下住，止婆老⁽¹²⁾两口儿，又无儿子。婆儿见张公回来，便道：“篋子一条也不动，缘何又回来得早？有甚事干？”张公只不答应，挑着担子，径入门歇下，转身关上大门，道：“阿婆，你来，我与你说话。恰才……”如此如此，“谋得这一两二钱银子，与你权且快活使用。”两口儿欢天喜地，不在话下。

却说柳林里无人来往，直至已牌⁽¹³⁾时分，两个挑粪庄家，打从那里过，见了这没头尸首，挡在地上，吃了一惊，

声张起来。当坊里甲邻佑，一时嚷动。本坊申呈本县，本县申府。次日，差官吏件作人等，前来柳阴里，检验得浑身无些伤痕，只是无头，又无苦主¹⁴。官吏回覆本府，本府差应捕¹⁵挨获¹⁶凶身。城里城外，纷纷乱嚷。

却说沈秀家到晚不见他回来，使人去各处寻不见。天明，央人入城寻时，只见湖州墅嚷道：“柳林里杀死无头尸首。”沈秀的娘听得说，想道：“我的儿子昨日入城拖画眉，至今无寻他处，莫不得是他？”连叫丈夫：“你必须自进城打听。”沈昱听了一惊，慌忙自奔到柳林里。看了无头尸首，仔细定睛上下看了衣服，却认得是儿子，大哭起来。本坊里甲道：“苦主有了，只无凶身。”其时沈昱径到临安府告说：“是我的儿子，昨日五更入城拖画眉，不知怎的被人杀了。望老爷做主！”本府发放各处应捕及巡捕官，限十日内要捕凶身着。

沈昱具棺木盛了尸首，放在柳林里，一径回家，对妻说道：“是我儿子，被人杀了，只不知将头何处去了。我已告过本府，本府着捕人各处捉获凶身。我且自买棺木盛了，此事如何是好？”严氏听说，大哭起来，一交跌倒。不知五脏何如，先见四肢不举。正是：

身如五鼓衔山月， 气似三更油尽灯。

当时众人灌汤，救得苏醒，哭道：“我儿日常不听好人之言，今日死无葬身之地。我的少年的儿，死得好苦！谁想我老来无靠！”说了又哭，哭了又说，茶饭不吃。丈夫再三苦劝，只得勉强。过了半月，并无消息。沈昱夫妻二人商议，儿子平昔不依教训，致有今日祸事，吃人杀了，没捉获处，也只得没奈何，但得全尸也好。不若写个帖子，告禀四方之人，倘得见头，全了尸首，待后又作计较。二人商议已定，

连忙便写了几张帖子，满城去贴，上写：“告知四方君子，如有寻获得沈秀头者，情愿赏钱一千贯；捉得凶身者，愿赏钱二千贯。”将此情告知本府，本府亦限捕人寻获，亦出告示道：“如有人寻得沈秀头者，官给赏钱五百贯；如捉获凶身者，赏钱一千贯。”告示一出，满城哄动不题。

且说南高峰^{〔17〕}脚下，有一个极贫老儿，姓黄，浑名叫做黄老狗，一生为人鲁拙，抬轿营生^{〔18〕}。老来双目不明，止靠两个儿子度日，大的叫做大保，小的叫做小保。父子三人，正是衣不遮身，食不充口，巴巴急急，口食不敷。一日，黄老狗叫大保、小保到来，“我听得人说，甚么财主沈秀吃人杀了，没寻头处。今出赏钱，说有人寻得头者，本家赏钱一千贯，本府又给赏五百贯。我今叫你两个别无话说，我今左右老了，又无用处，又不看见，又没趁钱^{〔19〕}。做我着^{〔20〕}，教你两个发迹快活。你两个今夜将我的头割了，埋在西湖水边。过了数日，待没了认色^{〔21〕}，却将去本府告赏，共得一千五百贯钱，却强似今日在此受苦。此计大妙，不宜迟，倘被别人先做了，空折了性命。”只因这老狗失志^{〔22〕}，说了这几句言语，况兼两个儿子，又是愚蠢之人，不省法度的。正是：

口是祸之门， 舌是斩身刀。

闭口深藏舌， 安身处处牢。

当时两个出到外面商议，小保道：“我爷设这一计大妙，便是做主将元帅，也没这计策。好便好了，只是可惜没了一个爷。”大保做人，又狠又呆，道：“看他左右只在早晚要死，不若趁这机会杀了，去山下掘个坑埋了，又无踪迹，那里查考？这个叫做‘趁汤推’，又唤做‘一抹光’。天理人心，又不是我们逼他，他自叫我们如此如此。”小保道：

“好倒好，只除等睡熟了，方可动手。”

二人计较已定，却去东奔西走，赊得两瓶酒来，父子三人吃得大醉，东倒西歪。一觉直到三更，两人爬将起来，看那老子²³正鼾鼾睡着。大保去灶前摸了一把厨刀，去爷的项上一勒，早把这颗头割下了。连忙将破衣包了，放在床边。便去山脚下掘个深坑，扛去埋了。也不等天明，将头去南屏山藕花居²⁴湖边浅水处理了。

过半月入城，看了告示，先走到沈昱家报说道：“我二人昨日因捉虾鱼，在藕花居边，看见一个人头，想必是你儿子头。”沈昱见说道：“若果是，便赏你一千贯钱，一分不少。”便去安排酒饭吃了，同他两个径到南屏山藕花居湖边。浅土隐隐盖着一头，提起看时，水浸多日，澎涨了，也难辨别。想必是了，若不是时，那里又有这个人头在此？沈昱便把手帕包了，一同两个径到府厅告说：“沈秀的头有了。”知府再三审问，二人答道：“因捉虾鱼，故此看见，并不晓别项情由。”本府准信，给赏五百贯，二人领了，便同沈昱将头到柳林里，打开棺木，将头凑在项上，依旧钉了，就同二人回家。严氏见说儿子头有了，心中欢喜，随即安排酒饭，管待二人，与了一千贯赏钱。二人收了，作别回家，便造房屋，买农具家生²⁵。二人道：“如今不要似前抬轿，我们勤力耕种，挑卖山柴，也可度日。”不在话下。正是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不觉过了数月，官府也懈了，日远日疎，俱不题了。

却说沈昱是东京机户，轮该²⁶解段匹到京。待各机户段匹完日，到府领了解批⁽²⁷⁾，回家分付了家中事务起身。此一去，只因沈昱看见了自家虫蚁，又屈害了一条性命。正是：

非理之财莫取， 非理之事莫为。

明有刑法相系， 暗有鬼神相随。

却说沈昱在路，饥餐渴饮，夜住晓行，不只一日，来到东京。把段匹一一交纳过了，取了批回，心下思量：“我闻京师景致，比别处不同，何不闲看一遭，也是难逢难遇之事。”其名山胜概，庵观寺院，出名的所在，都走了一遭。偶然打从御用监禽鸟房²⁸门前经过，那沈昱心中是爱虫蚁的，意欲进去一看。因门上用了十数个钱，得放进去闲看。只听得一个画眉，十分叫得巧好，仔细看时，正是儿子不见的画眉。那画眉见了沈昱眼熟，越发叫得好听，又叫又跳，将头颠沈昱数次。沈昱见了想起儿子，千行泪下，心中痛苦，不觉失声，叫起屈来，口中只叫：“得有这等事！”那掌管禽鸟的校尉喝道：“这厮好不知法度，这是甚么所在，如此大惊小怪起来！”沈昱痛苦难伸，越叫得响了。

那校尉恐怕连累自己，只得把沈昱拿了，送到大理寺⁽²⁹⁾。大理寺官便喝道：“你是那里人，敢进内御用之处，大惊小怪？有何冤屈之事？好好直说，便饶你罢。”沈昱就把儿子拖画眉被杀情由，从头诉说了一遍。大理寺官听说，呆了半晌，想这禽鸟是京民李吉进贡在此，缘何有如此一节隐情。便差人火速捉拿李吉到官，审问道：“你为何在海宁郡将他儿子谋杀了，却将他的画眉来此进贡？一一明白供招，免受刑罚。”李吉道：“先因往杭州买卖，行至武林门里，撞见一个箍桶的担上，挂着这个画眉，是吉因见他叫得巧，又生得好，用价一两二钱，买将回来。因他好巧，不敢自用，以此进贡上用。并不知人命情由。”勘官问道：

“你却赖与何人！这画眉就是实迹了，实招了罢。”李吉再三哀告道：“委的是向个箍桶的老儿买的，并不知杀人情由，

难以屈招。”勘官又向：“你既是问老儿买的，那老儿姓甚名谁？那里人氏？供得明白，我这里行文拿来，问理得实，即便放你。”李吉道：“小人是路上逢着买的，实不知姓名，那里人氏。”勘官骂道：“这便是含糊了，将此人命推与谁偿？据这画眉，便是实迹，这厮不打不招！”再三拷打，打得皮开肉绽。李吉痛苦不过，只得招做“因见画眉生得好巧，一时杀了沈秀，将头抛弃”情由。遂将李吉送下大牢监候，大理寺官具本奏上朝廷，圣旨道：李吉委的杀死沈秀，画眉见存，依律处斩。将画眉给还沈昱，又给了批回⁽³⁰⁾，放还原籍，将李吉押发⁽³¹⁾市曹斩首。正是：

老龟煮不烂，移祸于枯桑。

当时恰有两个同与李吉到海宁郡来做买卖的客人，蹀躞不下⁽³²⁾，“有这等冤屈事，明明是买的画眉，我欲待替他申诉，争奈卖画眉的人虽认得，我亦不知其姓名，况且又在杭州。冤倒不辩得，和我连累了，如何出豁⁽³³⁾？只因一个畜生，明明屈杀了一条性命。除我们不到杭州，若到，定要与他讨个明白。”也不在话下。

却说沈昱收拾了行李，带了画眉，星夜奔回。到得家中，对妻说道：“我在东京替儿讨了命了。”严氏问道：“怎生得来？”沈昱把在内监见画眉一节，从头至尾，说了一遍。严氏见了画眉，大哭了一场，睹物伤情，不在话下。

次日沈昱提了画眉，本府来销批，将前项事情，告诉了一遍。知府大喜道：“有这等巧事。”正是：

劝君莫作亏心事，古往今来放过谁。

休说人命关天，岂同儿戏。知府发放⁽³⁴⁾道：“既是凶身获着斩首，可将棺木烧化。”沈昱叫人将棺木烧了，就撒了骨殖³⁵，不在话下。

却说当时同李吉来杭州卖生药的两个客人，一姓贺，一姓朱，有些药材，径到杭州湖墅客店内歇下，将药材一一发卖讫。当为心下不平，二人径入城来，探听这个箍桶的人。寻了一日，不见消耗。二人闷闷不已，回归店中歇了。次日，又进城来，却好遇见一个箍桶的担儿。二人便叫住道：

“大哥，请问你，这里有一个箍桶的老儿，……”这般这般模样，“不知他姓甚名谁，大哥你可认得么？”那人便道：

“客官，我这箍桶行里，止有两个老儿：一个姓李，住在石榴园巷³⁶⁾内；一个姓张，住在西城脚下。不知那一个是？”

二人谢了，径到石榴园来寻，只见李公正在那里劈篾。二人看了，却不是他。又寻他到西城脚下，二人来到门首，便问：“张公在么？”张婆道：“不在，出去做生活去了。”二人也不打话，一径且回。正是未牌时分，二人走不上半里之地，远远望见一个箍桶担儿来。有分直教此人偿了沈秀的命，明白了李吉的事。正是：

恩义广施，人生何处不相逢？

冤仇莫结，路逢狭处难回避。

其时张公望南回来，二人朝北而去，却好劈面撞见。张公不认得二人，二人却认得张公，便拦住问道：“阿公高姓？”张公道：“小人姓张。”又问道：“莫非是在西城脚下住的？”张公道：“便是，问小人有何事干？”二人便道：

“我店中有许多生活要箍，要寻个老成的做，因此问你。你如今那里去？”张公道：“回去。”三人一头走，一头说，直走到张公门首。张公道：“二位请坐吃茶。”二人道：

“今日晚了，明日再来。”张公道：“明日我不出去了，专等专等。”

二人作别，不回店去，径投本府首告。正是本府晚

堂⁽³⁷⁾，直入堂前跪下。把沈昱认画眉一节，李吉被杀一节，撞见张公买画眉一节，一一诉明。“小人两个不平，特与李吉讨命，望老爷细审张公。不知恁地得画眉？”府官道：“沈秀的事，俱已明白了，凶身已斩了，再有何事？”二人告道：“大理寺官不明，只以画眉为实，更不推详⁽³⁸⁾来历，将李吉明白屈杀了。小人路见不平，特与李吉讨命。如不是实，怎敢告扰？望乞怜悯做主。”知府见二人告得苦切，随即差捕人连夜去捉张公。好似：

数只皂雕追紫燕， 一群猛虎啖羊羔。

其夜众公人奔到西城脚下，把张公背剪绑了，解上府去，送大牢内监了。次日，知府升堂，公人于牢中取出张公跪下。知府道：“你缘何杀了沈秀，反将李吉偿命？今日事露，天理不容。”喝令好生打着。直落⁽³⁹⁾打了三十下，打得皮开肉绽，鲜血淋漓。再三拷打，不肯招承。两个客人，并两个伴当齐说：“李吉便死了，我四人见在，眼同⁽⁴⁰⁾将一两二钱银子，买你的画眉。你今推却何人？你若说不是你，你便说这画眉从何来？实的虚不得，支吾有何用处？”张公犹自抵赖，知府大喝道：“画眉是真赃物，这四人是真证见，若再不招，取夹棍来夹起。”张公惊慌了，只得将前项盗取画眉，勒死沈秀一节，一一供招了。知府道：“那头彼时放在那里？”张公道：“小人一时心慌，见侧边一株空心柳树，将头丢在中间。随提了画眉，径出武林门来，偶撞见三个客人，两个伴当，问小人买了画眉，得银一两二钱，归家用度。所供是实。”知府令张公画了供，又差人去拘沈昱一同押着张公，到于柳林里寻头。哄动街市上之人无数，一齐都到柳林里来看寻头。只见果有一株空心柳树，众人将锯放倒，众人发一声喊，果有一个人头在内。提起看时，端

然不动。沈昱见了这头，定睛一看，认得是儿子的头，大哭起来，昏迷倒地，半晌方醒，遂将帕子包了，押着张公，径上府去。知府道：“既有了头，情真罪当。”取具大枷枷了，脚镣手铐钉了，押送死囚牢里，牢固监候。

知府又问沈昱道：“当时那两个黄大保、小保，又那里得这人头来请赏？事有可疑。今沈秀头又有了，那头却是谁人的？”随即差捕人去拿黄大保兄弟二人，前来审问来历。沈昱眼同公人，径到南山黄家，捉了弟兄两个，押到府厅，当厅跪下。知府道：“杀了沈秀的凶身，已自捉了，沈秀的头见已追出。你弟兄二人谋死何人，将头请赏？一一承招，免得吃苦。”大保、小保被问，口隔心慌，答应不出。知府大怒，喝令吊起拷打半日，不肯招承，又将烧红烙铁烫他，二人熬不过死去，将水喷醒，只得口吐真情，说道：“因见父亲年老，有病伶仃，一时不合将酒灌醉，割下头来，埋在西湖藕花居水边，含糊请赏。”知府道：“你父亲尸骸埋在何处？”两个道：“就埋在南高峰脚下。”当时押发二人到彼，掘开看时，果有没头尸骸一副，埋藏在彼。依先押二人到于府厅回话，道：“南山脚下，浅土之中，果有没头尸骸一副。”知府道：“有这等事，真乃逆天之事，世间有这等恶人！口不欲说，耳不欲闻，笔不欲书，就一顿打死他倒乾淨，此恨怎的消得！”喝令手下不要计数，先打一会，打得二人死而复醒者数次。讨两面大枷枷了，送入死囚牢里，牢固监候。沈昱并原告人，宁家听候。

随即具表申奏，将李吉屈死情由奏闻。奉圣旨，着刑部及都察院，将原问李吉大理寺官好生勘问，随贬为庶人，发岭南安置。李吉平人屈死、情实可矜，着官给赏钱一千贯，除子孙差役。张公谋财故杀，屈害平人，依律处斩，加罪凌

迟，刚割二百四十刀，分尸五段。黄大保、小保，贪财杀父，不分首从，俱各凌迟处死，刚二百四十刀，分尸五段，梟首示众。正是：

湛湛青天不可欺，未曾举意早先知。

劝君莫作亏心事，古往今来放过谁？

一日文书到府，差官吏件作人等，将三人押赴木驴^{〔1〕}上，满城号令三日，律例凌迟分尸，梟首示众。其时张婆听得老儿要刚，来到市曹上，指望见一面。谁想件作见了行刑牌，各人动手碎刚，其实凶险，惊得婆儿魂不附体，折身便走。不想被一绊，跌得重了，伤了五脏，回家身死。正是：

积善逢善，积恶逢恶。

仔细思量，天地不错。

注：

〔1〕海宁郡：当是宁海军之误。宋代宁海军，即今杭州。

〔2〕北新桥：在杭州武林门外香积寺之北，宋绍兴中建，原名中兴永安桥。元末塌毁，明洪武年重建。

〔3〕哥窑：宋代龙泉县有章姓兄弟，都造窑；兄长造的称为哥窑，弟弟造的称为章窑。哥窑釉色青，多裂纹。

〔4〕宰生：屠宰。

〔5〕腊查：查，或写作渣。腊的渣子色黄，所以常用以比喻人患病或恐惧时的脸色。

〔6〕阍：与掙同。

〔7〕湖州墅：地名，在杭州北武林门外，本名湖墅，俗讹为湖州墅（或湖州市）。

〔8〕虫蚁：宋明间对小动物的一种通称。凡飞禽、昆虫之类，都可以称为虫蚁。

〔9〕着手：这里是得手的意思。

- 〔10〕不爽利：不爽快、不痛快、不自在。
- 〔11〕涌金门：杭州西面城门。
- 〔12〕婆老：老婆子和老头子。
- 〔13〕已牌：宋代官衙打鼓报时，称为衙牌，又叫报牌，所以习俗相沿，称时刻为牌。已牌，就是已时、已刻。
- 〔14〕苦生：被害人的家属。
- 〔15〕应捕：负责缉捕的官兵，叫应捕人。
- 〔16〕挨获：访拿、搜捕。
- 〔17〕南高峰：山名，在杭州城西南，与北高峰遥遥相对。
- 〔18〕营生：谋生、做生意。有时也作买卖、勾当解。
- 〔19〕趁钱：赚钱。
- 〔20〕做我着：做着，是拚着、豁着的意思。做我着，意即拚着我、把我豁出去、牺牲了我。
- 〔21〕认色：记认、辨认的标识。
- 〔22〕矢志：失算、失策、疏忽。
- 〔23〕老子：这里是老头子、老家伙。
- 〔24〕南屏山藕花居：南屏山，在杭州城外西南；藕花居，在南屏山净慈寺前。
- 〔25〕家生：这里是器具、器械。
- 〔26〕轮该：轮值、轮流承当。
- 〔27〕解批：解送犯人或货物的公文。
- 〔28〕御用监禽鸟房：明代宦官十二监，有御用监，专管造办皇帝所用器玩。禽鸟房，专司饲养各种飞禽。
- 〔29〕大理寺：官署名，掌刑狱。
- 〔30〕批回：即批状，官府答复下级的批示公文。
- 〔31〕押发：押送。
- 〔32〕躁躩不下：心里不安、放心不下。
- 〔33〕出豁：解决、出脱。有时也用作发泄、找到出路、有了办法等意思。
- 〔34〕发放：处理、分发。